

周
國
策

4	0
5	9
1	6



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五

大司馬吳畱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游騰為周謝楚

戰國策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

史記秦武王初立以甘茂樗里疾為左丞相使茂伐韓拔

宜陽使疾入周疑欲越周而圖

周君親之卒甚敬之強

楚百乘乃疾從車非以遺周也

且疾為秦相不敢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游騰謂

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鐘以饋庫因隨入以

兵由卒亡無備故也

就以車百

乘上引桓公伐楚也

其實襲蔡

就入周圖他

今秦虎狼之國也

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

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

巧辯之也。明是周君豈能無愛國哉

憂大王。關切親熱也。語從千鈹百鍊而出且饒有搖曳

之態筆。楚王乃悅。字相應。

法高絕。周迎秦客非出得已。又犯楚怒豈不可憐。游騰擊定

迎之以卒四字發輝。謂設兵所以防秦之害。恐喪其國

以貽楚憂。詞不費而意甚透。不意於無可解救處得一

趙良說商君

戰國策

商君

衛去声

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此句是全篇來歷

語痛發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

人姓

此意

今鞅請得交可乎

欲用

趙良曰僕弗敢願也

辭其用

下尚有十一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原本趙良答語七

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

全篇把此二句發議此

上文尚有七句

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直言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詠可乎

恐有觸犯取罪。原本此句

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

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上言交此言事，謂得聞正言，將進友而為師，不但不罪其觸犯。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已也。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穆公賈以五殺羊之皮，故曰五殺大夫。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舉國無有望其貴者，則不由近臣進身可知。所以為名，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則國中以百姓為事可知。所以為功，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則國中以驅民從刑可知。由余聞之，欸關請見。欸扣也，請見則國中無杜門不出之人可知。所以

得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則為相畜禍可知。所以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以恃德不恃力。則生前無危亡之患，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上春者不相杵，則生無危亡之患。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治秦之賢。以為名也，足以塞民望，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築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原，無涉于民事。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總論其殘刻之害，教之化民也深於命。令化民治民也深刻也。民之効上也捷於

令民之趨令為刑所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舊

謂左道建立威權在外革易君命也權重於君為君又南

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禮當貴貴

議貴之條不當繫置之刑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極君又殺祝謹

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

得人也二段俱根刑黥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

力而駢脅者為驂秉持矛而操關戟戰者旁車而趨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防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

若朝露怨望者總不能忘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

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以退身讓賢施德于民為君尚

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捨不得富貴仍

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

哉亡可翹足而待所恃者惟秦王一人信用若秦王死則

痛發商君治秦非商君弗從還是自己打算不遇非

五穀大夫之比以趙良之言為不當也

商君車裂赤族之慘全在平日積怨畜禍所致而積怨

畜禍又在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二語趙良

爲商君畫策。乃勸其退身薦賢。施德於民。實無可奈何。之論。而商君不從之意。亦非驚馬戀棧。蓋知怨毒叢積。已久。一旦失柄。禍難立至。所謂騎虎難下。勢使然也。或謂范雎舉蔡澤自代。卒以自全。乃退身薦賢之效。商君誠聽良說。或可自免於禍。不知范雎所慮者。秦王一人之寵辱。商君所患者。秦國臣民之怨惡。胡可爲比。故趙良所謂危若朝露。及剋足而待等語。已把商君當作死人看待矣。若龍門責其不師趙良之言。亦驗其刻薄到底。非謂用其言即可免於禍也。此意何可不知。西仲

蘇秦以連橫說秦

戰國策

蘇秦

洛陽人

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

開東地區爲從楚燕趙魏韓齊六國居之。關西

地廣爲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故從曰合。橫曰連。全篇精神在末段。故用始將二字引起。此

追叙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巴蜀漢中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

貉代馬之用。

胡樓煩林胡之類。出貉可爲裘。代幽州郡出馬。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巫山屬夔州。黔中屬楚地。

東有殽函之固。

殽出名函。函往關名在澠池縣。四

利

田肥美。民殷富。

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

千里

蓄積饒多。

倉庫盈六旬。地勢形便。開中扼天下

背戰守利。此句合天下九勢論。

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句總二以大

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戰也。着可以并
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奏其効力之處。此時秦尚未稱王。其力實未及此。且當誅商
鞅疾辯士之時。而蘇子不量時勢。與主之心。遽以是言
求用。蓋緣平日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
高飛。起設喻。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謂行使往來詞
不成。無以爲兵名。故不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
可此句就行之敵國言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
順者。不可以煩大臣。外使民驅之出戰也。煩大臣勞大將於
申及軍法。此二句就行之本國言。用四今先生儼然不遠
個不可以字。面與上文可以二字相應蘇秦曰。
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言併吞稱帝之効尚在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黃帝伐涿
鹿而擒蚩尤。蚩尤無道。黃帝與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
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武王伐紂。齊桓任
也。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帝王霸侯古者
使車轂擊馳。之行便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
藏。文士並飭。古者馳詞約結。當天下無諸侯亂惑。萬端俱
起。不可勝理。平。事。後世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
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章程適以叢姦案牘。徒以滋累明
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章程理以言闢出道

如縫掖之類。此言文章徒足以致亂。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此言以文章約結天下。必不可得。玩行義二字。似把上文道德政教。
一齊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綴縫也厲兵。効勝於戰場。至此少不得要。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
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林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用兵之後方今
欲并天下。凌萬乘。凌侵也誦敵國。誦服也制海內。子元元。百姓玩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至道要術也。皆

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教治二字。政教四字。言語辯辭。四句破他文章二字。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當用兵不
過數語可了。乃玩其行文重複拖沓。生疎雜亂。且有許多不成語處。何也。蓋重復拖沓之病。在于不簡。生疎雜亂之病。在于不練。作者故意撰此等文字。為舉子場中落卷寫照。不然則下文簡練以為揣摩句無著落矣。他段妙在佳此段妙在不佳。千古傳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是一樣神奇筆。儉之何嘗夢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是一樣手筆。自然動不得。秦王着此一語。一以明在秦守候之久。為金盡囊敝之因。一以見秦王拒絕已甚。與下段皆決于蘇秦之策。句作反覆。
黑貂之裘。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
束脞邪幅。自足至膝。資用乏絕。客秦去秦而歸。羸滕履蹻。也。滕
便於行也。躋草履也。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

愧色。枯槁黧黑總由愧致唐人下第詩云衆歸至家妻不裏自嫌身是此愧字註脚。歸途苦况

下。紆。不下機縷面織自若嫫不爲炊。父母不與言。此時合家之人似不曾見有蘇秦到

家妙絕。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嫫不以我爲叔

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以未嘗學問取困自責乃夜發書

陳篋數十。史記云出其書遍觀之財數十篋俱閱得太公

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之使精練之使熟揣摩

度。摩研究以我所學之精熟者揣摩時務之讀書欲睡引

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

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倦而自勵亦引說秦不合期年揣摩爲戒懲前此說術之陳也

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成而自信謂之曰真於是喜得此說術之善也

乃摩燕烏集闕。摩舊註作所過之闕名未詳按史記蘇秦至燕燕資其車馬金帛至趙疑烏集闕卽

燕闕名猶言由燕之烏集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

而談。趙王大說。書不待上矣封爲武安君。受相印。取卿相之尊矣革車

百乘。革車兵車也錦繡千純。純東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二十四鎰

以隨其後。出其金玉約從散衡以抑強秦。八字是蘇秦故說六國主腦

蘇秦相於趙而閼不通。六國之閼不通秦當此之時天下

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

蘇秦爲從約。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

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之效夫賢人在而天下服
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
不式於四境之外上文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
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
服使趙大重當秦強趙弱之日公然馳幣約結不顧秦忌
坊註以當秦之隆句作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
之士耳掘門掘垣為門也桑戶以桑木為之伏軾搏街橫歷天
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搏抑也街馬
此又極寫其難發跡處能發跡自蘇秦柏趙句至此叙
事一段引証一段復推言其反弱為強之難化賤為貴之

難得未曾有總形容其得力於揣摩立大將說楚王王威路

功於天下當得富貴之意文勢無限波折過洛陽父母聞之清酒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

父母急欲與言矣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妻早已嫪蛇行匍伏同匍蛇

直四拜自跪而謝嫪欲為炊且不可得矣此時蘇秦蘇

秦曰嫪聲妙何前倨而後卑也撇開父兄與妻單就嫪

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位尊應前卿相生下富字蘇秦問

意重在前倨嫪只答蘇秦曰嗟乎應前貧窮則父母不子

以後卑癡絕蘇秦曰嗟乎妻之側目傾耳亦人生世上

此處帶出富貴則親戚畏懼在內但說得渾雅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慨出之甚有餘味

秦強非六國可比。蘇秦始意實欲用秦至困辱之後方
激而用趙。其實六國合從如驅羣羊。咋虎心必不一。張
儀所謂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者。蘇秦亦
未嘗不知也。故相趙作用全在激令張儀入秦。陰主秦
柄。迨齊魏受欺。敗約即不能安其位。甚至為燕求歸十
城。還把秦王少壻一語。脅齊則伎倆畢露矣。奈值當日
勢利成風。既取困於秦。復見擯於家。經歲揣摩。料六國
苦秦日久。屈於獨力不支。合從之說勢必樂聞。借此賺
得富貴到手。自鳴得意足矣。此外非所計也。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戰國策

陳軫去楚之秦

仕於秦

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

輪楚

貳心於故君

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

不留於秦則不知秦事

即復之

楚願王殺之

若復之楚則平日以國情輸楚明矣。當按其罪行誅。

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以之楚則嫌於與楚

王名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

車

問其所往。此逐之之詞。

對曰。臣願之楚。

偏說之楚妙

王曰。儀以子為之楚。

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

把之楚二字連說三句。是無奈何口角。

軫

曰。臣出

若見逐

必故之楚。

故意往楚

以順王與儀之策。

順逐軫而明之謀

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

楚與儀與楚乃用倒句法。主意在此句。

楚人有兩妻者。人誅其

長者長者詈之。誅其少者少者許之。

誅戲弄之言。欲與狎也。

居無幾何

有兩妻者。死客謂誅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

問取長者。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

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

引喻。今楚王明

主也。而昭陽賢相也。

必知此理。

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

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

亦恐軫以楚之國情輸他國也。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

若人楚見用則無以國情輸楚可知。故不得不之楚。以自明也。不但自明且言入楚必見用。脅而

恐之辯才

軾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軾果安之。王曰。夫軾天下

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軾必之楚。

熟視有看破我意。

寡人遂無

奈何也。

逐又不便逐。殺又不便殺。

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

信也。

述問軾言去。軾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軾出人人皆知。語更妙。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

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雖為君父所棄而天下求之若不可得。故賣僕妾不出里

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

以知之。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軾為忠。忠且見棄。軾不之楚而何之乎。軾一

語却語語如出軾口。王以為然。述軾語畢其心以逐善待之。且有至理精妙之極。不但逐不殺。更加禮也。

林西仲曰。張儀與陳軾才智各不相下。儀欲獨專秦寵。故

惡軫於王所云以國情輸楚實因軫自楚來欲加之罪以動秦王也軫若置辯一語或言願往他國則墜儀計中矣看他劈口便認往楚卽在往楚上驗其與楚不與楚設一妙喻曲當人情使王欲殺之則無罪逐之則不敢何等省力及王述其言於儀另是一樣引喻却同一意文境尤覺奇快按史記止載後段乃軫對王之言秦策內又有別爲一篇者不如從此爲佳

司馬錯論伐蜀

戰國策

司馬錯音借人與張儀魏人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所爭論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結好魏楚謀共伐韓下兵三川三川河洛塞轅轅緹氏之口轅轅維氏屬河

南當屯留之道屯留自當用兵於韓如此布置魏絕南陽

韓楚臨南鄭楚魏各當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宜陽

面以臨二周之郊東西誅周主之罪周無韓爲蔽侵楚魏

之地楚魏無韓益近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得

九鼎之後。仍借輔周為名。以強秦。此王業也。取三川得其
之兵力行之。號召天下。誰敢不服。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
其名。所以為王業。已上言伐韓之便。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
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
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已上言司馬錯曰不然。臣聞
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二句欲王者
務博其德。名三資者。備而工隨之矣。隨謂不待爭而自今
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小與廣對。貧與富對。以
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

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應上。取其地。足以廣國也。應上

句。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應上。強兵。句。二句破。不傷衆

而彼已服矣。破他敵兵。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

四海諸侯。不以為貪。無惡。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

禁暴正亂之名。不但無惡名。且得美名。破他不足。今攻韓

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兩失。又有義之名。

所以為。而攻天下之所不欲。所以為。未必利。上二句言其

也。危。句。臣請謁也。其故。危字與上。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

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就把他說自知

古文 卷之五 三司馬錯論二 郁郁齋

出韓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囚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妙秦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時名利一起落此
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萬全之意。惠王曰善。
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
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以富強二字作結局法一
絲不亂。

伐韓伐蜀二說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張儀爲王業起見。
語雖大而實疎司馬錯只擎定富強二字做去而王業
不爭自成何等畫全切實優劣判如指掌矣卽以二人

之說較之儀旣云親魏善楚同力伐韓又欲討周之後
侵楚魏之地使魏興師助秦反以自侵楚魏必不爲
也。二周微弱已甚何罪可誅况受誅而失九鼎已不成
其爲天子安能挾之以令天下已旣誅之又欲使人聽
之有是理乎此皆不待攻而自破者也蜀僻處山叢與
秦接壤實秦之利刻國所不能爭自當取之以資富強
司馬錯謂一舉而名利兩收洵非虛語至其伐韓之
失不言挾天子之令不可行止言劫天子之名不可居
不言周不失鼎韓不失地但言周鼎韓地雖失未必爲

秦所有針鋒相對處儀更無可置喙矣戰國中求實落
經濟無出司馬錯之右者西仲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從史記改本

戰國策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

所以處

有能者不得不官

所以處

其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承有功不

能治衆者

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

承有能

官句。雖以功能二意分提却歸重

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

而益利其道

宜行其言使

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

久留指待命歲餘言。以上言秦王

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

所惡

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

公今臣之賢不足以當爵賞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

事嘗試於王哉以明主賞罰嚴明如此雖以臣為賤人而輕

辱指使舍食獨不重在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指王稽反復

上言已實有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指王稽反復絲練梁有黼黻楚有和

璞此四寶者上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良工

夫於鑒別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已上根

而滅其價人何來言已雖見棄於魏未必不可以利臣聞善學者取

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

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諸侯所藉以為榮者祇其割取而取

侯所棄長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以自益

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此聽言語

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指太后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

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概猶合也以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

用乎又疑王稽為謁者位卑言輕不足取信上文言以自非

然者臣願得少賜遊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應上謀質斧鉞句已上言聽言之法明主自知

然已所欲言非面陳必不能盡語意一步緊一步

林西仲曰通篇止求秦王名已一見耳按王稽使魏載雕

入秦言之秦王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雖此時

不得不以書進奈書中不便明言利害若全不提又難聳

古文執義 卷之五十六 范睢二 鄒鄒齋

動妙在段段俱向秦王弗信處着筆起手虛提二意倒入
已之有能當就言為決擇不宜久留待命次以已之言實
可措之行事斷無漫試取罪之理不宜草具輕辱然猶慮
其以見棄於魏為疑也因言良工所失不可以輕視天下
之寶聖王所棄豈可以輕乎天下之士是在厚國家者善
取而已抑猶慮其以三言之言為輕也因言明主聽言措
之行事原有不易定法何碍兼收末言利害要語得難書
傳不得不冒死求見以盡披瀝詞意吞吐無不入妙驟閱
似直細按極曲國策原本一經龍門點竄分外生動

范雎說秦王

從史記改本

戰國策

范雎至秦王屏左右

睎前上書云語之至者不敢載之官於書故王屏左右欲聞其至語也

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連應之有間頃也

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省句

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

教寡人耶卒終也三問不對

范雎對曰非敢然也臣聞昔

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

疎也漁父與國君非有平生之素

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注見游俠

傳其言深也

言深即前書所謂語之至者非淺近之說也交疎言深四字是一篇關鍵

而不與深
此段言文
王不以呂
踈於王與
間。指太后
與穰侯
骨肉之間
但未知王
言三問不
對之故
此下
發之臣知
大王信能
亡放漆身
逐也

爲癘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

王之仁焉而死五伯同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

死○成○荆○孟○賁○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也。○虛○必○然○之○勢○
於○死○也○
必○然○必○至○
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

也。臣何患哉。此段申明死不足以爲臣患。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闕。伍子胥自

楚奔吳藏身于夜行晝伏至於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

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

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

說行也臣又何憂此段申明亡不
足以爲臣憂句箕子接輿漆身而爲癘

被髮而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
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二子無益於主。猶肯為之。今行
同於彼。又有所補。豈不為榮。國策原本。同行於箕。下。
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
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言身死。反以累秦。失天下之心。所以為恐。上面層層翻跌。至
此說出本旨。有百川歸海之勢。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
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言天下杜口。裹足。之後。則
王所與處者。上則太后。下則奸臣而已。在宮中。不聞外事。必致終其身於迷惑。無與昭察姦邪。貽禍不淺。大者
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唯曾言秦王之國危於累卵。王

稽既以言於秦王。滅覆孤危。二語乃與王稽前言打箇照面。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
臣不敢畏也。總收上三段畏字。與上有畏句相應。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再找一句。精神百倍。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
王之宗廟也。恩汗辱也。應上宗廟滅覆句。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
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應上孤危句。先生奈何而言若是。
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應上太后。姦臣二句。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寡人也。

雖先作欲言不言之態。繼以死亡慘辱。旁引曲喻。幾數百言。或以為欲排擊其骨肉。不便開口。故意刁難。聳聽
古文所義詳解 卷之五 范雎說秦三 九 郭郭齋

余謂不得范雎之心也。按昭王是時，厭天下辨士而穰侯內專秦權，外惡諸侯客士。與華陽涇陽高陵皆以太后故富於公室。雖計不排擊太后，穰侯必不能容於秦。國若言不見信，或致漏洩，必有甘心於雎者，禍不旋踵矣。此番穰侯定太后穰侯，欲從萬死中求一生之計，目顧交踈言深，摸捉不定，故不禁痛哭淋漓至此。非排假文飾以爲感動也。然何以恰得秦王之殷殷踞請，蓋王稽報使已聞有秦危累卵之言，則不能無懼，待命陳書復聞有語不敢載之說，則不能無疑，及召見離宮，又聞有秦安得王之語，則不能無怒。此時秦王胸中如懸旌不定，必得其一言而後快，所以勤請再三，不能自己。細玩本傳，方見其妙。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戰國策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

此在長平坑趙卒之後復欲加兵而滅之

武安君曰

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

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

不可其說何也

其前後之說不合根本上息民繕兵來單就秦國兵力上較論是知己而不知彼者

武

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

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

以大克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

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

以大破畏懼故

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

國守備亦以十倍矣。

谷蓄積糧食三軍之祿有倍句此以秦趙兵力互較是知彼知己者

趙自

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

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

內實指守

備外成指親好總收上文又單就趙打算一番以王單言秦故也

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

已上

明所以不可之說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

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朱應武安趙未可伐之言

王欲使武安君

武安君稱疾不行

知行而無功諫又不聽止得

王乃使應侯

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

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夷陵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

西向舉以寡擊眾

韓魏相率與兵甚眾君所將之卒不能半

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杵斬首二十四

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

又舉以寡擊眾故事作案

此君之功天下莫不

聞

總收上二事稱其能以起下文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

弱是以寡人大發軍八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

之矣

以強擊弱以寡擊眾較前尤易為力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強擊

弱以眾擊寡乎

即以武安善用兵而不行責之已上致秦王所責之詞

武安君曰是時

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

斥疎百姓心離城地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在楚本有可乘之隙故

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
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
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
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當戰又有可勝之機伊闕
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
國爭便之力不同二國本有可乘之際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事
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
故能立功當戰又有可勝之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以
擊眾其取勝原有定理算不做神奇○彼他取勝如神一句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

震同

此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
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
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其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
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
時也無可乘之隙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
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
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無可勝之機此時
雖善將兵無所用之○又病未能行找一句病應上稱疾應
被他以強擊弱二句○慙其前此釋趙之失策其言於王必王
侯慙而退以言於王以武安怨望不肯受命將兵為辭也

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必欲滅趙不肯復益發軍更使王

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

銳以完其後。秦數不利。又應武安有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

果何如。乃背地對人言。非言之於王也。故下文用一聞字。○

此時武安若不言。秦王亦無不媿。既推病矣。或伴作

危篤之形。絕口不談國事。庶幾息其怒。且免其請保全首領

於萬一。乃爲此言以激之。可謂長於料兵。而短於自料也。

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臥而將

之。有功。寡人之願。將。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畢竟謂

不肯屈於武安君。頗重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加重句

武安之計。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說自己一身之利害。然惟願大王

林西仲曰長平之戰趙有可滅之機應侯為蘇代之說所
 中恐武安功高已為之下因許割城以和此妬功私心也
 史記稱武安由是與應侯有隙則兩人不能久矣此
 番武安行而有功愈增其忌若失利則前功盡棄其所以
 堅執不行不但謂機會既失趙難於滅也觀其對應侯一
 曰楚王君臣相妬以功再曰秦破趙於長平不遂滅之等
 語俱明射應侯身上及應侯慙而秦王怒亦知不免無可
 奈何但以爲死於不罪不若死於無罪猶得全名此李廣
 之射度不中則不發之意耳其談兵疏暢處尤不可及

威王料匡章不叛齊

戰國策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之戰與秦交

和而舍相對不戰F和使者數相往來音朔如羊祐陸抗使命

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也如馮異使兵朱其眉以亂赤眉兵○可疑三候者

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

秦威王不應兩次言而不應而此者三此如此也有司請曰言章子

之敗者異人而去去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

明矣曷為而擊之上拏定不應此明決頃間言齊兵大勝秦

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極寫戰功左右曰何以

知之曰章子之母啓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殺而埋非其處必有應得之罪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
勇且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
有功也。對君稱故母曰先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
妾言非力不能死臨死未有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事死如事生向不敢欺即將來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
戰勝亦不敢以更葬受之王也人臣欺生君哉。君父一理以章子為子換之必不欺君故決
其不叛齊而降秦也○死生二字翻剔有致。
林西仲曰西巴不忍鹿可以傅子從小節看出章子不欺。
父可以為臣從大節看出皆千古具眼文亦明淨雋水。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鄒忌齊人脩八尺有餘脩長而形貌昳麗昳目側朝服衣冠。

窺鏡朝晨服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初問其妻曰。

君美甚徐君何能及君也初答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

也城北徐公前雖提出却無來歷若篇首先點徐公美麗別國。

色句同法古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別。

一様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別是旦日客從外來與坐。

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又是一個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又是一個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知人窺鏡而自。

樣答法又是一個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知人窺鏡而自。

視又弗如遠甚。自知暮寢而思之。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
然有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
 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人情歷歷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
 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
 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
 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把私畏有求三句盡情翻弄止生
此即咄然而止若添半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
句納諫字樣便鈍置矣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
 寡人之過者。受下賞。受下賞。

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下令之詞至此令初下。羣臣進

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夫聲進諫者。期年之後。雖

欲言無可進者。文亦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不待兵也。用斷語作結落筆如鐵

此篇專為好奉承者說。法人苦不自知。自知則人莫能

蔽。篇中所云臣誠知不如徐公美一句。便是去蔽主腦。

威王下令亦止是欲聞過。結言戰勝即自克之意。其

行文自首至尾俱用三疊法。國策中最昌明正大者。西

仲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
 秦圍趙之邯鄲魏
 使晉鄙將兵救趙
 畏秦止於蕩陰公子無忌推殺晉鄙將
 趙王自郊迎
 人德
 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
 我有德
 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
 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
 何謂也
 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
 而知也
 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
 吾有德於人也
 不可不忘也
 二段上一段是實下一段是主
 今君殺晉鄙
 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
 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

唐睢說信陵君

魏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

秦圍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

畏秦止於蕩陰公子無忌推殺晉鄙將

趙王自郊迎人德

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

我有德

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

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

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

不可不忘也二段上一段是實下一段是主今君殺晉鄙

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

趙王願君之忘之也

此上二段是虛

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謂信陵君只須說不可不忘却先說不可忘亦只須說不可忘不可不忘却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文有寬而不懈者其勢急也詞有複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後二十七

有有

顏觸說齊王

戰國

齊宣王見顏觸人曰觸前口坐之也斤亦曰王斤宣王不

悅右曰王人尹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方曰王斤可

乎臣之言觸對曰夫斤王士與

使觸為其不如人王士王王之

彼此王忿然作色曰比更王王貴乎王

立立對曰士王王王不

有昔者攻齊令王敢去王下王十步而推採

也人王王食王先王死王於令曰王

古文斤義詳解 卷之五 顏觸說王 二六 郭郭齋

封萬戶侯賜金千鈞因是之生王之

龍也此方甚王不如士又

語令人失聲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下耳願請

受為弟子自悔失言且原先生與必太牢牛羊豕具

為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廩都

觸辭曰夫玉生於山

非弗

矣然太牢不完失玉之士生于郡里推則非不尊

遂也遂然而形神不全門原不日食

以膏肉晚安牛以膏無罪以當貴

應上尊清淨貞正以自娛應上全則再拜辭去欲自成其

君子曰觸知足矣指當肉當車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指

淨貞正自娛句

顏觸齊人見其君不屈如斯純是戰國習氣蓋戰國之

君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故士貴至此然要自已有一副

大本領如孟夫子之藐大人方可予嘗言孟之藐大人

即孔之畏大人易地則皆然也觸猶幸有再拜辭去一

着若借此以邀齊王之祿則半文不值矣國策原本死

士之龍句下尚反覆數百言皆觸之言坊本俱刪去但

警策奇崛亦止有此數語讀之見其勢險其節短洵不
可多得之文

齊人譏田駢不仕

戰國策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爲不宦而願爲役

設爲猶言
止意爲此

也舊解作虛假之辭大謬爲役爲給使
令之人言慕高義之極不辭爲卑賤也

田駢曰子何聞之言猶

何處聞得其心竟自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

把聞字承上文

下文以可解不可

田駢曰何謂也

以不聞於丈夫而偏聞對

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

然嫁過畢矣

其子之多不
止一夫所生

今先生設爲不宦些養千鍾徒百

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

其祿之厚其從者之多不止一

乃聞不嫁之高義與先生之田子辭自知義不高不敢受其爲役也不宜同非鄰女能道先生也

古文所義

卷之五 廿九

出驛

鄒魯

林西仲曰：丈夫之仕與女子之嫁，皆人道之常，而必欲矯異以明高，世界中慣有此種討便宜的人。若被旁人冷眼看破，反覺一文不值矣。不嫁而多生子，分明是淫行，不宜而多得祿，分明是貪行。先以高義二字為笑，後以過舉二字為罵，令虛偽人無處生活，奇妙無比。

田需對管燕

國策

管燕得罪齊王

不能安其位

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

乎

既得罪矣，非得人死力以相左右，不能達他國。

左右默然莫對

只是不理他妙。

管燕連

然流涕

急曰：悲夫！

可憐然。

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

言平日在左右急難

不得力也。易得二

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

而君驚

驚，驚宮人衣

有餘食

如畜奴，下宮糲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

且財者君之所輕

驚，驚宮人衣

曳，拖也。絲，領緣也。宮人下

體尚貴於士之上體更妙

且財者君之所輕

驚，驚宮人衣

謂輕矣。

死者士之所重

士但為知己者

君不肯以所輕與

士

而責士以所重事君

今日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責報自

然不應安得以此
錯怪天下士乎

士若易得，便難用。可用之士，夫豈易得？管燕平日待士如此，其在左右者，必不是個真士。與赴諸侯之間，默然不對，實無伎倆可用。田需雖為真士，增價然，所謂驚鷺之食，下宮之衣，把左右一齊輕薄，非謂真士現在左右。以平日薄待，有急不肯為用也。亦清轉簡切。
西仲

陳軫為齊說昭陽

戰國策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兵而攻齊。
勝而不陳軫

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
賀勝魏。起而問楚之法，覆

軍殺將，其官爵何也？
作籠統。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

珪。
疏官爵。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異尤曰：惟令尹耳。
楚相

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
史記載昭陽已為令尹，故云。臣竊為

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
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
酒現在手畫猶

止。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尾。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酒歸他為蛇足者終亡其酒。為亡酒者惜非為奪酒者幸故找此一句可悟敘事之法。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已上皆警語。攻齊。不以兵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威名已成再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戰求戰功無益。失却令尹已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他人猶為蛇足也。上言不當攻齊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林西仲曰。把不知止三字。撰出妙喻。知昭陽已為令尹賞。無可加其言。易入也。曹彬平江南後藝祖以太原未平不使為相。以既作相。則不堪用。蓋知此意。文亦清警。可誦。

馮煖客孟嘗君 史記煖作驪

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嬰子田文相齊封於願。寄食門下。屬託也。只為自存計。孟嘗君曰。客何好。情有所屬。曰。客無好也。無德曰。客何能。技有所長。曰。好可以觀德。曰。客無好也。可見。曰。客何能。能可以觀才。曰。客無能也。中寫出癡狀。無用面目。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允其所屬。但笑而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蔬糗也。止受已有賤之之意。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許其寄食原不以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魚。呼劍而歌。左右以告。以草具非。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欲與俱去。左右以告。出。君命故。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此時方是客在左。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

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以為不自量之笑話孟嘗君曰

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客中之貴者此於是乘其車揭其

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洗盡平日不能自存後有頃復

彈其劍鉞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又為老左右皆惡

之以為貧而不知足惡尤甚於笑笑時猶告孟嘗君問馮

公有親乎不待告而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

無使乏比車客之恩又加厚矣又從於是馮煖不復歌

為母計亦得矣已上叙孟後孟嘗君出記疏問門下諸

客誰習計會月計日要能為文交孟嘗收責於薛者乎馮

煖署曰能善其名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記不起左右曰

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鄙而嘲之之詞且以門下孟嘗君

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自人門下

故不記憶不謝曰文倦於是是皆指在憤於憂憤心亂也而

性惇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惇惇同困也沈沒溺

遑延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

含糊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

反得精細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此語是本段關鍵原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凡券取者與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各一收責則合

驗。券。徧。合。赴。徧合券之後。赴。煖處聽命。矯也。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感孟嘗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
 疑。其。未。收。空。同。或。疑其未收空同或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
 別。有。疾。收。良。法。別有疾收良法收。畢。矣。竟說收曰。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
 有。者。臣。竊。計。君。室。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
 也。皆。非。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義與利對竊以為君市義
 寡。有。者。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利對竊以為君市義
 字。點。綴。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
 使。婉。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為。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解市義孟。嘗。君。不。悅。曰。

先生休矣

休猶言歇息無可如何之辭也。已上叙馮煖收責於薛。開首孟嘗君笑其無好無能。

知。馮。煖。作。用。與。左。右。所。笑。所。惡。相。同。史。記。載。孟。嘗。君。客。無。
 所。擇。皆。善。遇。之。者。此。也。作。者。寫。了。又。寫。總。為。下。文。作。反。襯。
 語。乃。文。字。抑。揚。妙。訣。坊。本。薛。方。山。鍾。伯。敬。舊。評。皆。以。為。孟。
 嘗。君。早。知。馮。煖。有。能。止。作。為。不。知。非。但。與。本。文。許。多。字。而。
 相。悖。且。於。上。下。文。反。襯。處。了。無。意。味。先。輩。讀。書。往。往。有。求。
 於。反。淺。之。弊。此類是也。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
 之。臣。為。臣。免其相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
 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
 者。乃。今。日。見。之。了收責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耳。伏下無纖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伏下高枕請。為。
 耳。芥。之。禍。句。免三窟

君復鑿二窟。承上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

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

富而兵強。其才有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上

故相之位以故相出為上將。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

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與梁使同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非做身分乃故意致梁使往返之多，使齊聞之也。黃金

千斤止，喚作千金則蘇秦之賜宗族朋友韓信之報漂母

皆足黃金千斤若作銀一千兩則蘇秦韓信之報漂母

信乃一酸漢舉動耳相沿不知可笑發一笑齊王聞之君臣

恐懼以弱齊。畏其相梁遣太傅臣齋黃金千斤文車衫繪二駟服

劍一。王自佩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

禍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

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自言昏惑之誤不足以君齊

為相不必他往七句皆謝書。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

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孟嘗君出齊威王之後因上文有顧

齊必不奪其國而毀之。若有他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若姑高枕為樂矣。總上文以無禍故快心滿志之詞

無好無。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此與史記所載不同。若論收債於薛一事，史記頗為近情。但此篇首尾敘事筆力實一部史記。蓋本不必較論其事之有無也。初把馮煖身分伎倆說得一文不值。既得寄食儲人門下，又歌長鋏數番，必欲盡人之歡。竭人之忠，使人不可忍耐而後已。是豈人情也哉。然孟嘗君無不曲從者，所以收天下士心於煖本無所覲也。收責自署已怪其出人意，即市義而歸亦不解其用心深遠。所以不說及罷相歸薛親見老幼方服其能而後免一宿先成二宿再整愈出愈奇。一以見孟嘗君之好士施之於不報一以見馮煖之負本為之於不測也。與平原君之至遂恍惚相當。雖彼為存國此為固寵公秋之間不無軒輊若較之雞鳴狗盜行徑不猶愈乎。朱晦庵云戰國策為亂世之文既曰亂世之文則有濟於利害者雖節取焉可矣。西仲

魯仲連遺燕將書

戰國策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

騎劫

叙燕齊往來作案

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

守聊城不敢歸

欲歸燕有碑

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下欲下齊又有碑

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

虛提三句作冒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

怒讒不歸佐燕是死身後君者

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

聊城受攻而不能解必至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

不知喪地殺身似怯死滅名者

定計立功名以傳後世是倍時棄利者○三故智者不再計

勇士不法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死生榮辱尊卑貴賤見下文言生榮尊貴

智者不待再計亦不可瞻顧畏怯致失事機同於世俗之見

也○此段畧言其概以起下文意重在背燕歸齊故去忠臣

一句端提智者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陽

而以勇士帶說皆在齊都之南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

而堅守之濟北即聊城齊計利害之大小故頓兵於聊城之

今秦入下兵魏不敢東面秦救齊而魏退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齊善秦威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右壤即平

兵若不退齊亦顧不得南陽平陸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

必思得聊城申上楚攻南陽六句無天下之規規計慮也燕不救聊城則守者力孤齊不計慮

與聊城其據期年之敵相持待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

於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齊必不肯舍聊城而不攻不

城而不下死辱將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

十萬之衆五折於外為廉頗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廉頗圍燕

壤創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胡按曰陳陳燕亂有許多意

懈其守一也聊城士卒家在燕都者或因恐動莫更用命二

也國法不振失地無計歸路甚寬三也故國無政不足更入

當棄亂東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

游四也

無所歸。應上燕王無臣句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此段言燕既亂。救兵不發。孤城守經年。棄之不為罪。故為公計。

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未敗歸燕。名猶可全。上輔孤主。以制羣臣。大臣不足恃。下資百姓以資說士。多民心無所歸。矯國革俗於天下。是上輔下功名可立也。此勸其歸燕可之失。是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燕世棄世。請裂地定客意。

封富比陶衛。應劭曰。魏冉封陶。商鞅封商。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

也。此勸其降齊。可以免倍。時棄利之失。是客意。二者顯名厚實也。歸燕顯名。願公降齊厚實。

熟計而審處一也。二計必有一可。當即決擇而處。不可慮二。國之不容以蹈怯死滅名之失也。此段言歸燕降齊。所以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又恐燕將以死守為節。棄城為恥。故特破之以起下文。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羞不與通。世主不臣也。棄不收錄。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管仲行大威。立榮名可証。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

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守定戰陣不夫固恤後來
 妙計別有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
 君許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
 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
 天下震動驚駭仲同威信吳越傳名後世曹沫行大威立榮名可証若此二公
 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
 也歸重智字以智字結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

總收管仲曹沫二事以明燕將守燕將曰故聞命矣因罷
 之即城不足為節棄即城不足為恥
 兵倒獨而去綱弓衣倒之示無弓也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
 之說也以贊仲連作結

林西仲曰是時燕將亦知聊城不可終守但苦被讒不能
 歸燕多殺齊卒又不敢下齊惟冀燕救且至或齊有他警
 引去微倖不死此其隱衷也此書當分五大段首段把智
 勇忠三句並提倒入擇利而行為智不可畏首畏尾坐失
 事機次段言聊城為齊必爭之地且齊已無他國之警可
 以全力攻擊非一城之兵可支守而不去死亡隨之不得

為利三設言燕國大難以孤城能守期年人之所難即棄之而去亦可以告無罪四設言棄城之後歸燕則功名可立降齊則富貴可保二計皆利應擇而處一五設言棄城不足為恥死守不足為節以管仲曹沫作証為其所期者大總欲燕將棄聊城而去以省戰爭所謂排難解紛是也或以史記所載燕將自刃田單屠聊城謂仲連正氣因此書少損攻聊城本屬齊取所固有於理為順若自刃屠城連未必能逆料及此豈可輕訾哉

孟嘗君使公孫弘觀秦王

戰國策

孟嘗君為從

欲合從以難秦

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

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

此不可

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

欲難見其

難之就秦王身上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

即使公孫

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

欲獻秦

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欲

不能答媿之使服

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

孫弘對曰百里

昭王笑而曰

笑之所媿之

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

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

笑其方不足而妄行徒。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以取禍此魏之辭也。
人。好人則得人，効命雖百里可以難人；不好人則人去之，雖已當面捨白不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問所好之人，待其辭之畢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問所好之人，人乎？撒開自己，已不好人，句單問孟嘗君好人意以所好之人，未必濟得事，還欲魏之也。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
其義至高世所不能用者，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
至大能人用於世者而孟嘗君好之，為第一等。說義聽行，聽其所說之為第二等。此兩種俱陪說。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
辱字應上魏字退者，退席而起也。自

刎以血汚衣，猶攜相如所云以頸血濺大王之說，欲行刺也。其氣至勇，不肯受魏於大國者，而孟嘗君好之，為第三等。通篇結穴在此數句，帶出如臣昭王笑而謝之。
兩字則此種內九人亦是陪說。昭王笑而謝之，前既笑此時胸中實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
言我不過閒論一欲哭也。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言原無怨惡，客何故行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
論者平日善此事。孟嘗君欲始終不相難，使客知吾志非辱客也。此謝之之詞。魏人者反自受魏妙。公孫弘敬諾。
與前公孫弘可謂不侵矣。不侵二字費解，呂氏春秋引此段相應。記泄公稱貫高不侵為然，諸謂不侵踰作為於然，諸之外蓋必踐也。此亦因前後兩個敬諾字樣先贊一句引起下文。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不以小大故見屈矣。再贊一句作結。

林西仲曰。公孫弘觀秦全在昭王一人著眼。而昭王乃把國之大小較論已落第二義矣。況欲魏之安能得其心服。且第魏之以辭。又安能得其真魏乎。公孫弘只開開將好人不好人。分出言。隨把所好之人本領分出等第。其主意總在不受辱。數語奪其魏人之魄。使不敢再措一辭耳。尤妙。不言行刺。却言自刎。又不徑言自己一人。却總言十人帶出。自己在內。了無痕迹。與唐睢挺劍而起。彷彿相類。但唐睢之詞雄。公孫弘之詞婉。皆稱奇絕。呂覽引此。與豫讓並傳。按文信侯去昭王未久。且係秦事。必實錄也。

趙威后問齊使

戰國策

齊王

王

建

使

使

者

問

趙

威

后

書

未

發

書中既但問太后安否

若發則不便先問歲與

民此三字不可

威后問使者曰

歲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

王亦無恙耶

通篇以民做骨三

使者不說曰

臣奉使使威

后

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貴先賤而後尊貴者乎

奉使

極鄭重言問安太后

奉王之命而來在太后亦

當問王不宜先有他及也

貴賤句駁其問之顛倒

太后曰

不然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

者耶

以本末二字破他貴賤之說

乃進而問之曰

問王寒

更端別問故又

齊有處士曰鍾離子

無恙耶

鍾離是其為

進之以便盡言

齊有處士曰

鍾離子

無恙耶

鍾離

是其為

進之以便盡言

齊有處士曰

鍾離子

無恙耶

鍾離

是其為

進之以便盡言

齊有處士曰

鍾離子

無恙耶

鍾離

是其為

進之以便盡言

齊有處士曰

鍾離子

無恙耶

鍾離

是其為

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
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衣食所以為養自奉隨時而安若以
之治民必不奪民所有業陽子無恙乎業陽子亦齊處是
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
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民窮則死息生之也北宮之女嬰
兒子無恙耶嬰兒子女名齊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
母是其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音潮環瑱以玉
係於統而充耳撤去之不以為飾以女人不嫁養親獨省
去其為人句見其出於人事之外也朝奉朝命也孝為百
行之首此一女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
是能教民者

民乎

總領一筆言二士一女有益音鳥

於陵子仲尚存乎

非陳仲子

也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上面是其為人也上許多無恙獨此言尚在不以其存為幸也
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
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無用之行不可以訓此則有
害於王者刑罰亦不可久廢

齊王使使問威后不過寒暄故套隣國往來之常耳威

后却把書不即發開開發問觀定民身上作箇把柄民

賴歲以生其問歲亦所以問民見得王之無恙全在民

之無恙不先問王者欲得王之所以為王正深於問王

者也又趁無恙二字聲口把齊國齊民之人息民之人

率民行孝之人下至率民無用之人逐一問過隱隱謂
民之教養不容緩王之賞罰不可忽如是王始得實有
其民而成其王矣此乃問一遍大寒溫也。補中直問
到底意莊而詞甚婉讀之惟見威后靈心慧舌滿紙飛
動而已。

李克論相

戰國策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

立為相

非成則璜

魏成翟璜皆良

二子何如

欲於二子中擇一最

良者。即引克平日所言為問。纔非無因。

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

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

相最近君故曰戚

李克為中山守離闕門最遠卑而且疎分不當與

謀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

固問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言君有自擇之法亦無待已與謀也。五句全重在達視

其所舉一句下文單發此義此處却平平叙出纔是不謀之謀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

定矣。文侯會得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不過魏成家賀喜。李克語意。

行經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意李克李

克曰。魏成子為相矣。李克亦會得文侯語意。此處却不說出。所以然。纔使得翟璜發急。生下許多議

論此文字。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於魏

成子。負猶勝。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起。君內以鄴為憂。臣進

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誤認李

成自叙進賢之功。不當在魏成下。十句全重在臣進先生。一句以克向係已薦。此番不薦已而薦魏成。為可忿。却平平

叙出了無痕。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

迹。所以為佳。

求大官哉。言璜當日薦已。原不為今日求相之地。則已不君

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重

與君問答之詞。言已不但不敢薦璜。亦未且子安得與魏成

嘗明薦成也。述所以知成為相之故。

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帶說富視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

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以所舉人品

方見得是平情之論。駁他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自認何負句仍照樣說兩番妙絕。無失對自認願卒為弟子也願學

林西仲曰玩李克所云闕門之外與文侯所云就舍兩語是克現守中山此番入見文侯館於國中而文侯因以置相為問也若論常情克守中山係翟璜所薦自當薦璜乃克止泛論擇相之法而魏成與璜優劣自見及與璜私論平日所舉不如魏成見得相臣作用止在百官各得其職以平日所舉定後日所用不但得法亦且得體則璜不當薦成不待薦在已亦無所容其比周矣何等正當不刊

魯共公酒味色論

魏策

戰國策

梁王魏嬰

史記

觴諸侯於范臺

是時魏惠王方強魯

酒酣

謂魯君舉觴

酒以成禮既酣矣復

魯君興避席擇言

擇善而言

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

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禹知

齊桓公夜

半不嘆

同不喜食也

易牙乃煎熬燔炙

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焚之曰燔近火曰炙

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

以味亡其國者

齊桓知戒獨不言疏易牙蓋桓卒用易牙亂國也

晉文公得南之

威人

美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

亡其國者。晉文知戒。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

彷彿。從上視下曰臨。其樂忘死，遂盟。音洛。強臺而弗登，曰後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澤障曰陂，停水曰池。楚莊

在梁王身上。今主君之尊，尊酒。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

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

臺，強臺之樂也。白台閭須皆美人。有於此，足以亡其國。

再提前四段成語。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戒者戒。梁王稱善

相屬。謂稱善不置也。此老頗服善。

四椿事凡有國者必不能廢，但酒病在甘，味病在至旦。

不覺色病在三日不朝，臺病在其樂忘死，溺於此必荒

於政，所以能亡國，惟戒其太甚而已。此魯君因酣後再

請舉觴，故連類及之，但不可把與老學究讀壞却也。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擇有出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去声
 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舊路不可行羣臣多諫太子者曰
 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奔走不勝其勞官費又恐不給修造
 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父喪為重自
 費不義句與下義字相應是一篇眼目子勿復言不便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官名即公孫衍也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惟
 惠公乎請告惠公自知未得進言之法故讓惠公惠公曰諾駕

惠公說魏太子弛葬期

戰國策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

擇有出

天大雨雪至於牛目

雪深與載

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

舊路不可行

羣臣多諫太子者曰

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

奔走不勝其勞

官費又恐不給

修造

其費。官

請弛期更日

弛寬也更改擇

太子曰為人子而以

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

父喪為重自

費不義句與下義字

子勿復言

不便

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官名即公孫衍也

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惟

惠公乎請告惠公

自知未得進言之法故讓惠公

惠公曰諾駕

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問問惠公曰昔王季歷

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樂水如日見棺之前和和

也文王曰嘻先王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便樂水見之

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帶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引文王更葬季歷作証葬有日

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

葬乎及日必欲亟期而葬也忍于故葬之義願太子更

日示不忍于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

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又有榜樣可若此而弗為

意者其羞法文王乎況此榜樣又厭于聖人舍而不法是以

事痛斥大雪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此段引文王更葬故

急葬之非義善字上加一甚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弛期更又令太子未葬

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

也哉使天下之人皆知太子更

林西仲曰魏惠王葬期已定而大雪難行羣臣所諫太子

何嘗不知但等不出好題目來徒以勞費故弛期似乎以

天下儉其親名甚不雅耳惠子忽撰出文王葬季歷故事

為太子誦之却言太子急葬之非義兩提出文王之義對

古文新義

勘則太子已不得借此弛期不待請矣若論文王當日葬親別無考據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揆之決無水齧見棺之事惠公平日之辯堅白既能變是為非此日之引文王何難將無作有乎犀首云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惟惠公乎蓋亦知惠施能將無作有非已所及也然則篇末何以極贊其功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兩不克葬先儒謂殺子赤之應天理不誣魏惠乃不仁之主糜爛其民雪及牛目未始非膺天譴惠施以少留扶社稷安黔首為辭不但為生者之地併可以掩死者之過雖將無作有可也

范痤見執獻魏王信陵書

戰國策

趙王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

用虞卿之計以痤違合從之事故魏

王許諾

貪其地

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

恐其逃

范痤獻書魏王

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

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

殺一無罪其過小先揚一筆

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

必見欺

而死者不可復生也

則王必為天下笑矣

負不義之名其愚可嗤隨抑一筆

臣竊以為與其以

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

生得地而後殺痤可免見嗤之愚只求緩死

又遺其

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

必恨守國之臣趙王以咫尺

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提出相字，言與信陽同類。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爲魏故取，夫國無用也。臣可用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皆指雖得趙地，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襲踵而行也，均魏相也。趙可以地殺信陵，此必至之勢也。不爲已悲，反爲信陵慮，奇絕。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實自林西仲曰：魏貪趙地，欲殺范痤，原不計其有罪無罪。痤此時似無可致喙矣。看他輕輕提出無罪來，其與王言只說未必得地，與信陵言單說禍必相及，皆曲折中竅妙甚。

信陵君上魏王書

戰國策

魏將與秦攻韓。史記：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

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

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

所施厚，積德也。即收魏亦擇利而行，非愛魏故。太后母也，而

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

國。兩弟：涇陽君、高陵君。秦用范雎言，廢太后，逐穰侯，逐陽高陵，皆不顧親戚兄弟事實。此其於親戚兄

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乎？已上言秦必不可親。今大王與秦攻

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

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益近秦三字是一篇眼目入手便提破

今夫韓氏以一女

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

平韓受伐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平無韓地王

欲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利小而禍大

下面方可痛發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再代

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

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

為也關與道遠險狹趙奢破秦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若府

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韓魏反決水灌智伯軍而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

攻危險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以其

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也以其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

又在三晉之東故結過楚趙後只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

無攻矣別無易攻利如魏者此三秦故有懷茅邢邱安城

堽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其汲莫不危矣韓亡後秦攻魏

利者此其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

秦攻魏所以為就易與利者此又一路也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

之欲誅之久矣。

安陵魏之附庸而合於韓故魏使者惡之

然而秦之葉陽崑陽與

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

舞陽高陵與秦地鄰若秦

滅安陵必併取之

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

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使者以憎韓故移怒安陵而不知魏以

是當日另一樁事因上文言秦于韓亡之後便於攻魏故緒

及之總言邊境不可近秦雖與韓有他怨亦當知自為計之

未釋其立言之意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

里有餘。計全晉近秦地面併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

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曾伐林鄉故曰林鄉軍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

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

秦兵攻魏所戒

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秦兵攻魏所至所亡乎秦者山

北河內河外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兵攻魏所取秦乃在河西晉國

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

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自此矣。

平日去秦甚遠兼有韓衛猶且累得重禍則韓亡之後為益

近秦其得禍百倍可知抑揚反覆間利害較如指掌矣。○自

秦非無事之國句至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從謂合從楚魏疑秦欲

此總言韓必不可伐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事秦日久今韓受兵三年矣。秦繞之以講韓

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今韓不肯以事秦矣

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以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今楚趙皆知助韓而不疑從約。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已上言求故地於韓。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亦不必與秦共伐。存韓一舉。為功甚大。適在從。已約可成之日。所以為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其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借通使之道而設關收稅。不但免秦患。且得韓利。韓必德魏。愛魏重魏。

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感其恩故愛之。重其義。故畏之。所以不敢反也。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附梁。○收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取其地而遷其君。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獨不言魏。魏亡不待言也。○反收上文字。天下三字。

林西仲曰。信陵之才識。為戰國第一流人物。此書切中秦魏利害。亦國策中第一等文字也。通篇一氣呵成。却要細細分出段落。方見其妙。按魏所以欲與秦攻韓者。徒以秦救之故。謂秦親已。可藉其力。索故地於韓耳。殊不知韓介

秦魏之間韓亡之後魏益近秦為禍滋大是書開口提出秦好利而不顧親已令人悚然可畏至言伐韓一着語語在韓亡之後為秦畫策用兵必當攻魏而魏受兵地面無不危亡把天下大勢和盤打算如手指螺紋一一可數再把前此去秦甚遠之時受禍之慘較勘一番則不當與秦攻韓也明矣末言欲取故地却在合從存韓原不必借資秦力且存韓又得韓之利而魏安不存韓則天下皆受秦禍不獨一魏關係非小皆不刊之論非蘇張輩權變反覆游詞可以彷彿萬一也

張旄止魏與秦攻韓

戰國策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自以為必得志於韓張旄對曰韓

且坐而音緝耳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言多言貌謂君臣皆坐而

也天下統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謂失國不如割張旄曰韓

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以兵端興自魏張旄曰韓怨秦乎

強魏乎王曰強秦以為強則畏之此就國張旄曰韓且割而

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

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韓當擇其可畏且無仇

張旄曰攻韓之事王有知之矣至此始答王問明攻韓之

張旄一

問亦無
可答也

林西仲曰。總是言魏與秦攻韓。有損於韓。無益於魏。徒爲秦闢土地。而興兵結怨。究竟一場扯淡耳。若正言之。似乎爲韓游說。此則直問到底。使王自答。末止言王自知亦不說出。與秦攻韓之失策。不答之答。其覺省力。乃文字中反客爲主之法也。信陵之書。全在韓亡之後。著眼語語說有。害於魏。張旄之對。全在韓不坐亡。著眼語語說無利於魏。信陵詳而切。張旄簡而雋。皆文字中上乘。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戰國策

魏攻管而不下

管秦地與魏接者

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

安陵魏附庸守

者力能拒魏故不下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

以五大夫

居大位

使爲持節尉

持節往管招其子使下

安陵君

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

如不可行且推自己擔子。答

他遣

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

復白也。使

縮高

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

道破

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

也。高子不下。

見臣而下。是背王也。

王秦王也。高子

父教子背。

亦非君之所喜也。

高既不能教忠而教背。敢再拜辭。欲全父

不敢受位。答他五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大夫持節尉尉一句。安陵之地亦猶魏也。利害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不能得管秦救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欲其縛高付魏切而用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欲以違命之罪滅之也告字下得奇言。今既使相告，必欲得高也。語冷而毒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始封受若作造字之侯，反索然無味。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始封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趙襄子手受大府之憲。守地之法藏之內府者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放。子不便拒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以城下敵曰降城，在軍逃去曰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亡子為守者不便棄城，又可知。今縮高

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既受守國之法，又切他人使犯將來法，不能行，無異於自廢其法，以負封我始祖之詔令也。答雖死終不敢行。寧受魏兵而死，亦不敢致他生束縮高句。答他幾十萬之師句。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不可以此辭反必為國禍。十萬之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于能事君，父教義也不受魏命，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君以不生致故受背此義已無虧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師是我遺之禍也。豈人臣乃之使者之舍頌頸而死。兩全之道，惟有此著。縮高已致之魏，但不能生耳。前後照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代為喪以謝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不通困於思慮，失言於君。又以加兵之語

唐敢再拜釋罪又自責以謝

林西仲曰。縮高若應魏命持節往管為其子計者不下魏。則為趙苞下魏則為徐庶究竟苞與庶俱不能保其母之不死。徒虧臣子之義耳。信陵之請生束縮高明明欲得高為質以劫其子。縮高之對與安陵君之辭俱在其子下魏不下魏處兩路夾發除却縮高自殞一著。別無兩全之道也。信陵聞其已死無可著手止得一謝了局未必實心服義其行文正大典雅在國策中另是一種手筆一番議論。令讀者如坐荆棘蒿萊間忽觀芝蘭生希有想。

唐雎不辱使命

戰國策

秦王

始

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安陵君其許寡人。

五百里豈無地名則虛指之詞可知

安陵

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

安陵趙

封之侯附

願終守之弗敢易。

安陵識破秦詐

秦王不說。

恨

詐之

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

聞其不悅

秦王謂唐雎曰。

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

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

意也。

言欲滅安

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

者輕寡人歟。豈輕視秦不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答言非

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

里哉？就把安陵君答秦語秦王怫然怒。較前之不謂唐

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怒甚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以

和平之詞答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言必

安陵也。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就把秦王問語秦王

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輕薄他人至此唐

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彘

尾之刺慶忌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

鷹擊於殿上。專諸為公子光刺吳王僚，聶政為嚴仲子刺

問恐其報仇，令要離刺之，要離乃詐得罪，出奔，令吳王取

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如衛，求見慶忌，說以伐吳，慶忌信

其謀，與之伐吳，渡江，要離以子刺慶忌于中流，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

字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戾氣。上動天文，與臣

而將四矣。點出現前懷若士必怒，將者未必之詞也，故用

若字一轉，其語意甚活動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還他伏尸

天下，編素。上二句妙在說得最小，此一人驚悚今日是也。點出行

來挺劍而起。擊出行怒之具來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屈

也不意天子之怒，竟作免冠。曰：先生坐，延其起而何至

徒跣以頭搶地，模樣令人絕倒曰：先生坐，延其起而何至

古文 卷之五 唐雎不辱二 九 鄒鄒齋

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諭喻同曉也。至此方悟，非不錯意於安陵。以安陵有人，不敢錯意也。仍用前語作結。

昭應警策無比

篇內有滅韓亡魏之語，似在始皇二十二年以後之事。時三晉皆屬秦，何處更容得安陵五十里之地？且荆軻事在先，彼時猶以督亢圖藏匕首以進，茲何獨許唐雎帶劍上殿耶？縱令此日安陵尚存，唐雎果有劫秦之事，始皇亦未必肯學齊桓，不背曹沫也。但其文摹寫入神，大爲孱弱吐氣。
西仲

